

# 红山文史

第三集

中国 人民 政治 协商 会议  
赤峰市红山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

导致争议，招惹是非。我们准备担点风险。文史，主要是从活人的头脑里“挖”资料，不是净从典籍、文献、谱牒、碑碣中抄资料。真实的，是财富；虚假的，是祸害，不仅不能施惠当代，而且还要贻误后人。任何夸诞，传闻不经之言，都不应轻易形诸笔墨。把材料写得真实可靠，是天经地义的事。当然做起来并不那么简单。

“历史，是天地间最复杂的现象。它比自然现象，难以观察，难以掌握得多。它的错综复杂，回曲反复，若隐若现，似有实无，常常在执笔为史者面前，成为难以捉摸，难以窥测的幻境。

“撰述历史，时代近了，则有诸多干扰，包括政治的、人事的、名誉的、利害的。时代远了，人事的干扰，虽然减少，则又有了传闻失实，情节失落，虚者实，而实者虚，文献不足征，碑传不可信的种种困难。如果是写人物传记，以上情况就更明显，就更严重。”（引自著名老作家、学者孙犁先生《谈读书记》一文）

---

---

文史与历史有密切关系，又不等同于历史，但二者在对材料真实性的要求上是一致的。这就需要注意了：“材料如果是从亲属得来，其中就有感情问题；如从友朋得来，其中就有爱憎问题。况人之一生，变幻无常，虽取决于本身，亦受制于社会。是非难以遽定，曲直各有其说。盖棺论定，只能得其大概，历史评价，又恐时有反复。要把一个人物的传记写好，确不是容易的事情。”（出处同上）

难写还要写。出之以诚心正意，谨慎从事就是了。这是政协文史工作的一份责任。兴衰成败，生死荣枯，冷热趋避，人生有之，文字随之，力戒繁而不实，力求质而有据，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倘能大体做到这个地步，也就说得过去了。即使偶有闪失，相信读者也是不会苛求苛责于作者和编者的。

三是题材广了。山川形胜，名物古迹，文化艺术，卫生教育，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民族风习，历史人物，等等，均有所收录。这样可以照

---

---

顾到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读者的兴趣和需要，提高书的利用率。

本书的编辑出版，得到多方面的鼎力相助：

全国政协常委、赤峰市政协副主席、蒙古族学者苏赫先生惠赐大作，并拨冗为我们审阅了部分重要稿件；

赤峰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再次给我们以稿件的支援和具体的指导；

内蒙政协文史委员会办公室给我们以同志式的勉慰和战友般的激励！

红山区人民政府，在目前财政支出比较困难的情况下，特拨专款以应印刷之急需。

凡此种种高情雅意，均使我们感念不已。奉报之途，唯在克励自重，戒轻戒易，尽可能把这本书编印得稍如人意些，以慰众望！

### 编者谨识

一九八九年元月四日

---

# 目 录

---

红山与红山文化.....	高云华	(1)
所谓红山顶上的木兰碑.....	贾世谊	(6)
我家曾经六代在英金河上营运为生.....	韩玉山	(7)
赤峰写真六篇.....	焦世珉	(10)
一、赤峰最大的古建筑群——北关帝庙.....		(10)
二、赤峰的第二大古建筑群——洪福寺.....		(12)
三、六西街的关帝庙.....		(12)
四、南箫亭子与跑马场.....		(13)
五、民国初年的戏剧.....		(14)
六、最初的电影院.....		(15)
赤峰关帝庙碑文.....	吴宇周	(16)
赤峰街老爷庙会.....	任琪 孙鸿文	(18)
赤峰街娘娘庙会.....	李在洲	(20)
赤峰的孟兰盆会.....	吴宇周	(21)

---

---

赤峰七日	叶圣陶	(23)
胡絜青女士对老舍先生《游赤峰红山公园》一诗的辨正	予 舒	(34)
有关老舍写作《游赤峰红山公园》一诗的几点情况	高云华	(36)
著名作家萧军和周立波四十年代在赤峰	孙洪川	(38)
我与赤峰的雅乐和佛曲	张海峰	(40)
赤峰的民间剪纸艺术	马如钢	(42)

---

### 我在热河建国学院和冀察热

辽联大的岁月	丁 武	(44)
赤峰中学四年间	丁 武	(51)
赤峰二中校史梗概	《赤峰二中校史》编辑组	(66)
赤峰回民小学的创建及历任校长名录		(76)

---

赤峰地区的性病及其防治情况	陈利军	(78)
---------------	-----	------

---

五四运动时期赤峰学界的活动	焦世珉	(89)
一九三〇年赤峰郊区农民反对杨子彬包捐 和经界周清丈土地事件	焦世珉	(92)
孙殿英赤峰抗日及败退	刘 宪	(98)
附录：热河抗战时的孙殿英		(100)
“八·一五”前后日本人在赤峰的情形	玛 希	(103)
赤峰第二次解放	玛 希	(105)

---

---

忆念我在望甘池搞土改时的房东大娘	李牧歌	(109)
活捉匪首“老二嫂”	李树芳	(113)
建国前后的红庙子	高永泽	(115)

---

赤峰南北清真寺	高云华	张佩琨	(118)
民国以来赤峰南北清真寺阿訇、			

依玛目名录	白秀武	刘世昌	(121)	
回族的“九大碗”席	高云华	张佩琨	(123)	
伊斯兰教的油香	高云华	张佩琨	(124)	
火锅	高云华	高云华	(126)	
赤峰切糕		张国光	(128)	
哈达饼	侯书兰	马如钢	孙景贵	(129)
缸炉烧饼		马如钢	侯书兰	(130)
哈达火烧		王士哲	(131)	

---

驮轿	王士哲	(132)	
趙子车	侯书兰	马如钢	(133)
郭家炉刀剪	马如钢	侯书兰	(134)
永记风匣	侯书兰	马如钢	(135)

---

八沟道	高云华	李在洲	(136)
一九一四年英美德法四国资本家在赤峰开 设的洋行和代理店	焦世珉	(138)	
日本人在赤峰开设的大和洋行	焦世珉	(145)	

---

---

建国前赤峰的几所银行	焦世珉	(147)
赤峰粮市	焦世珉	(149)
我经历的一九四六年赤峰市政府向商人 借款	焦世珉	(152)
赤峰的当铺与过去的典当业	王士哲	(157)
赤峰永安堂的万金帐	王士哲	(173)
山西太谷富商曹百万在赤峰的四家店铺	任 琦	(177)
日伪时期赤峰地区鸦片种植概况	吴宇周	(179)

---

民国初年赤峰县第一任知事叶大臣	张平可	(183)
翁牛特右翼旗协理鲍玉玺	霍文奇	(185)
我的祖母懿太夫人	苏 赫	(195)
杨子彬其人其事	焦世珉	(197)
我所知道的杨子彬	李在洲	(202)
支栋	初俊杰	(207)
崔新武	卜浚民	(209)
郑丕烈	玛 希	(211)
翁牛特右旗最后一任旗长思钦绰克图(杨 修纯)	高 波	(212)
记述杨修纯的几件事	张 立	(216)

---

附录：焦世珉先生给《红山文史》编者的信…… (219)

---

封面设计  
图片版式设计

傅智勇  
杨世臣

# 红山与红山文化

高云华

红山，坐落在赤峰城区东北隅英金河畔，离城六里许。海拔六百六十五米。面积约为四平方公里。山石皆呈红色。红峰突兀，赤壁奇崛。每当朝霞夕晖映照，红山宛如冲天烈焰，巍伟壮观。

清代诗家李调元于乾隆四十六年（公元一七八一年）阴历四月途经赤峰。他在《出口程记》中写红山“紫峭削壁，如霓如云，返照壁间，棱角愈见。”哈达街“市宽广，人民繁庶。”

民国十八年（公元一九二九年）上任的赤峰县的知事（县长）孙廷弼主持纂修的《赤峰县志略》（石印本）是这样描写红山的：“其山势突兀，岩石秀润，尤为赤属群山之冠。山下有龙王庙一座（图片见《红山文史》第一集插页——引者注）。每当夏令，士人恒携酒往游焉。”

红山的颜色为什么是红的？

赤峰第三地质队的一位同志告诉我：红山的石头是燕山期的花岗岩。这种花岗岩，主要是由钾长石、石英、黑云母等矿物构成的。其中以钾长石居多。而钾长石是肉红色的，所以红山是红色的。红色的石头山还有很多，只不过不象赤峰这座红山红得这么热烈，这般赤裸裸的罢了。

红山一带，原来是清代翁牛特右翼旗扎萨克的游牧之地。雍

正（公元一七七九——一七九〇）年间，始有民移集居。最初的集镇便以地区特征命名，称乌兰哈达街。至乾隆七年（公元一七四二年）在赤峰设“乌兰哈达巡检司”。三十九年（公元一七七四年）在赤峰设乌兰哈达厅（据《承德府志》）。

乌兰哈达，蒙语。乌兰：红色的；哈达：山峰；合起来：红色的山峰；汉译：赤峰。

赤峰历史悠久。由赤峰市政协委员编辑出版的《赤峰风情》一书，对此有准确详明的论列，这里不再重复。

前边提到的《赤峰县志略》，在《绪言》里有这样一段话：“赤峰，在清雍正以前，均系蒙古人种。自乾隆十三年（公元一七四八年——引者注）设治以还，因蒙民不尚耕作，专以畜牧为主。土地沃饶之区，由蒙旗王公自行招佃垦种。每开地一段，年仅纳租制钱一贯。故关内汉人闻风移来，佃耕者络绎不绝。其中以鲁人（山东人——引者注）占最多数，燕人（河北人——引者注）次之，间有少数回民。甚至为谋生贸易而来者亦多兼事垦耕，居留度岁。继兹而降，佃民麇集，人烟稠密，于蒙古外复加出汉回两族人种。”（标点系引者所加）

一九六一年初秋，全国知名作家、艺术家文化代表团来赤峰参观访问，逗留七天。代表团由二十多人组成，其中有叶圣陶、老舍、梁思成、吴组湘、端木蕻良、林风眠、谢稚柳等。

一九六四年的夏季，朱德委员长、董必武副主席经承德到赤峰视察，亲切地嘱咐要绿化红山。二老在赤峰均有诗作（墨迹见本书插页）。

远在五六千年前，红山一带就有人类生存。有农耕，有畜牧。那时候他们一般都住在高出河床百十米的山坡上或山顶上。这里的历史遗存，本世纪初就引起中外考古者的重视。日本、法国、朝鲜等国的考古学家都到赤峰来进行考察，发掘或发现了代表我国黄河以北新石器时代的大批石器、陶器。

一九三五年夏，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发掘队的滨田耕作盗挖了

红山后的遗址，窃走彩陶器、红陶器、铜器等文物。滨氏回国后于一九三八年出版《赤峰红山后先史遗址》一书，将红山文化公诸世界。

一九五五年，我国历史学家尹达出版《新石器时代》一部专著，内有对红山文化的论述和图片。“红山文化”由此正式得名。

一九五六年八月，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北京猿人”的发现者裴文中教授在赤峰红山后挖掘了七个战国时期的石棺墓，其中只有一个比较完整。

近十几年来，随着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红山文化的遗存续有发现。分布广泛，年代久远。从西拉沐伦河的北岸，延展京津一带，东达辽东半岛，西抵张家口地区，乃至吉林省的西北部，都有红山文化的遗存。

在红山文化区的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出土的一件全国已知的形体最大的绿色玉龙，被认为是中华民族龙文化的典型象征。

此后，翁牛特旗文物管理站又从黄谷屯居民手中征集到一枚制作于五千年以前的“黄谷屯玉龙”。他的躯干造型同三星他拉碧玉龙相似，但卷曲方向相反，呈钩状。龙体用优良质地的黄玉雕刻，微泛淡绿色。所用玉石经过特殊的选择和处理。远古的能工巧匠利用天然赭黄色石皮作为龙头龙尾，使这条玉龙的吻部与尾部都呈赭黄色。人们据此完全有理由推想：制作者是把龙的颜色与黄色人种的肤色联系在一起的。这枚龙的另一个主要特征是吻部呈弧形并且向上翘起，与已经发现的猪首形龙雕显然不同。雕刻工艺较为朴拙粗糙，因而显得更加原始。有的考古学家认为这枚玉雕的产生年代要比有五千年历史的三星他拉碧玉龙还早些。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为黄谷屯玉龙作了鉴定，认为它对我国的古文化研究以及龙神起源的探讨具有重要价值，应作为国家一级文物收藏。

在喀左县、建平县东山嘴与牛河梁挖掘出土的玉龙、祭坛、女神庙、积石冢和建筑群，同属红山文化遗址。从其布局和性质看，与北京的天坛、太庙和明朝的十三陵相似。有的考古工作者据此认为，中华民族龙文化的出现最晚也在红山文化时期。远在五千年以前，赤峰一带和辽河流域就形成了一个略具国家雏型的原始文明社会，这就使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多年，和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一样古老。

这种论断的科学性如何呢？

据《新华文摘》一九八八年第八期介绍，一九七七年秋冬之交，翁牛特旗的石棚山在清理细石器时代的古墓群时，发现出土陶器上刻划着一些神秘的文字符号。其中一件大口深腹陶罐的表面，刻有六个字和一个山石形的图案。其字形有回纹、鸟形、羽纹等。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陆思贤，运用大量史料对石棚山的这种原始图画文字加以考证，终于解开了这些古文字之谜。

与甲骨文相似的这组图画文字，在陆思贤的笔下被破译为：天穹突然爆炸，打了一个大雷，光芒普照，隆隆之声回旋不绝，掉下一块巨大的山石（陨石），由燕子（玄鸟）背负，安置在这片田野上。这是天神命令燕子飞到地面留下的神物。

石棚山的原始文字中，有一种鸟形字：头部呈三角状，平面展翅倒飞。其形态与红山文化的玉鸟、玉鸮相同。这种只有燕子捕虫时才倒飞的姿势，被释读为“燕”字，从而使燕山得名的由来，中国古籍记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殷商之命名，增加了新的依据。

石棚山原始文字证明，内蒙古东部乃至辽宁西部这一片红山文化区与商代（公元前十六世纪）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商民族的先祖可能发祥于红山文化区。

多年致力于龙神探源研究的陆思贤认为，中华民族的象征——龙的形象，在距今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发源于内蒙古大

草原。这一时间比过去人们所知道的提前了两千年左右。我国考古学界历来公认龙的形象最先出现在公元前十六世纪的商代青铜器皿上。近几年在内蒙古东部赤峰地区与辽宁省西部沿山地区发现的龙形玉器（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大型碧玉龙、牛河梁小型龙形玉雕、东山嘴双龙首玉璜等），将龙文化产生的年代由三四千年前提到五六千年前。而近年在内蒙古敖汉旗发现的兴隆洼文化，又将龙文化的产生年代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经考证，兴隆洼龙纹陶器已有七千至八千年的历史，可视为龙的起源时代，比红山文化的佼佼者——三星他拉龙早两千年左右（参见《新华文摘》一九八八年第二期）。

在陆思贤作出他的上述结论之后，我国考古界又在辽西地区发现了距今约八千年的“前红山文化”遗存——阜新查海大面积村落遗址。初步钻探表明，这处遗址的总面积约有一万多平方米，已发掘一千多平方米，揭露出大小相同的房址八座，房子为半地穴式，方形抹角。房址打在基岩里，文化层约有一米多厚，距地表二十多厘米。遗址出土大量具有红山文化特征的“之”字纹陶器罐，其中回纹尊、松枝纹和象形鱼纹陶罐，造型别致，线条流畅，为其它已发现的红山文化遗址中所少见。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浙江日报》发表一篇署名文章，认为最早以“龙”为图腾的是古代吴越民族。证据之一是，古代吴越普遍流行着一种断发纹身的风俗，以表示他们的“龙子”身份；证据之二是，据古籍《岁时记》称龙舟竞渡“起源于越王勾践”，把端午作为龙的节日也起源于吴越，要举行盛大的图腾祭。

1988.7.26草于海拉尔

1988.11.18改迄于赤峰

## 所谓红山顶上的木兰碑

贾世谊

红山前坡偏北处有一断崖，崖上嵌有石碑，人称“木兰碑”。碑文曰：“今之红山，即古之鸿雁关也。木兰从征曾居于此，山上遗迹尚有可考者。民国十二年，岁次甲子，余奉简命，以外交部特派热河交涉员，驻节此邦。公务之暇，尝偕林君西齋来游于此，抚今思昔，不禁增感。爰志之，以昭来者。朝阳张秉彝书。”因为此碑，赤峰曾有“木兰从征曾居于此”的传说。

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在我国民间流传甚广，不仅有关于她的传说，而且有许多为她建造的庙宇和关于纪念她的文物。

有关花木兰的故事和戏曲都是源于北朝《乐府诗集》中的民歌《木兰词》。关于《木兰词》产生的时代和这个故事，历来有不少争论。有些人费了不少笔墨，考证木兰是哪朝人，真名实姓是什么，家住哪里，出征何处等。

其实历史上既无木兰其人，当然也就不会有“从征曾居于此”的事情，至于“古之鸿雁关”说，尚无史料可鉴，从无文字记载。

从前官僚政客，每到一处，多有寻旧访古之好，偶有发现，或题诗或立碑，牵强附会，附庸风雅，“以昭来者”。岂不知，倘所云荒谬，难免贻误“来者”。

# 我家曾经六代在英金河上营运为生

韩玉山

我是在赤峰土生土长的。听老人讲，我的老家是山东青州府青州县。清朝雍正年间，家乡连年荒旱，民不聊生，四处逃荒。我的先人带着一家老小一路乞讨到了口外，在赤峰（当时叫哈达街）的英金河北岸定居下来，到我这一代已经七世。

当时的英金河，河宽，水深，流急，从南坝沿至北龙头山，满河槽子水。平时河水溜腰深，最浅处也得没膝盖。人们上哈达街赶集办事，过不了河，站在河沿上干着急。我们韩家辈辈水性都很好，常在英金河里游泳、洗澡，看到人们过不去河，就主动打招呼，把他们背过河去。这样，一来二去就做起背人过河的营生来了。

背人过河速度慢，效率低。力不少出，钱挣不多。先人们自然就想到了船。但是我们家人手少，财微力薄，造船谈何容易。当时的英金河北岸，梁东梁西只有五户人家，韩、曲、王三姓。王姓是老地户，曲家是回民。我们几家一核计，决定造一条船，合伙做船渡生意。不久，就造成了一条翘头翘尾船。这种船不用舵篙，而是由人推、蹬，借水的浮力前进。它的特点是浪打不翻，舱不进水，适应于英金河的水急浪高，而一般河里使用的枣核形船禁不住浪打，浪一打，船头就扎进水里，非坏事不可。我记得一九三九年日本人在英金河上修北大桥时，由河北宝坻县雇

\* 英金河上行船的历史照片见《红山文史》第二集。

——编者

来十条枣核形船，结果一条船被浪头打进水里，翻了。后来只剩下五条比较完整的船运回宝坻。

靠驾船吃饭，首先要有好水性。为了驾好船，我家辈辈都从小就练就一身水上硬功夫。我的祖父韩文祥、韩文德，水性特别好，我和弟弟的水性都是跟爷爷学的。记得六七岁时爷爷就挟着我学游泳，教我甩水，蹬水和单扛（单扛是一手甩水一手拿东西，只有学好单扛才能在水里救人，不然会被溺水者拉下水去）。小孩子有时难免偷懒怕凉，爷爷就把我们推下水去，有时急了还用柳条子赶我们下河。终于，我和弟弟都练了一身好水性。

驾船过英金河是横着水走，一条船上要十几个人同时操作。船头上站五个人，水下五个人，两个在船旁，三个在船尾。船尾有两个大铁环，“把尾子的”（掌舵的）手握铁环，脚蹬船身。借水的浮力随时调整航行方向。船旁两人用肩扛船，配合作业，使船前进。船将傍岸时，船头一人口叨缆绳纵身下水，向岸边游去，其余四人也跟着下水帮着拉缆绳，人上岸后把缆绳拴在木桩上，使船停稳，乘客下船。

我大爷爷韩文祥和曲老五是“船头”（船上的总管），支配大家干活。船不算大，可乘二十来人。一般是客满开船，遇有急重病人或急事，随到随开。夜间有急事必须过河，人多开船，人少就背过河去。后来，我们在英金河上拉起了一条茶杯粗的大缆绳，又在船邦钉上大铁环，铁环套在缆绳上，船可顺着缆绳滑向对岸，既安全，又省力。

英金河上只能在夏秋两季可以行船。春天水浅，船不能开，就靠背人过河。不论背人过河还是开船过河，船家个个都得脱掉衣服，一丝不挂。那时节不时兴穿裤衩，穿长裤在水里又不灵便，只得如此，常言道：“羞道不羞河”。有的妇女过河害羞，就先把脸蒙起来，然后让背。塞外的春天，天冷水凉。背人过一趟河，冻得浑身发紫，为了养家糊口，又有什么办法呢！

不光这些，开船人还要时常受一些窝囊气。清朝末年赤峰有

个丁大辫子，钱多势大，干哪行的都不敢得罪他，不光吃我们，喝我们，还常派官差给他运这运那。穷船家惹不起，只能忍气吞声，白受指使。

船是渡人的，牲畜不上船，过河靠人牵，人赶。马、牛、猪会浮水，过河还算省事。羊过河得成帮地赶，单个过河会顺水而下，其它的羊也会跟过去，有损失得包赔人家。数着牵毛驴过河麻烦，要么是不下水，要么是下了水脑袋一个劲地直扑愣。记得牵一头毛驴过河要五分钱，正好买五个大烧饼吃。

民国年间，赤峰街数一数二的头面人物杨子彬看我们驾船眼热，也打造了一条船，雇了二十来个水手和我们竞争。为了保住饭碗，我们就采取了一些对策。如：杨子彬的船向乘客要现钱，我们就不要现钱。有钱过河，没钱也过河。远来的或街里人过河可以给现钱，多少都行。赶上大雨发洪水，船不能开。河北要过河的人就到我们家住下。人多时，自己人挪到外边，腾出炕来让客人住，还管饭吃，等河水下落再把他们渡过去。我们的主要收入是靠敛船粮。每当秋后粮食下场，恰是河水下降停船的时候，我们就分头向北部各村挨家逐户去敛船粮，一直敛到乌丹附近。船粮不限数，看着给。多则一斗二斗，少则一升半升，实在困难的就不要。这样一来，杨子彬的船可就真玩不转了，加上他的船船尾是平面的，行驶在河里也确实不灵活，不保险。因此，船在河岸上空拴着，没人坐。杨子彬无奈，把水手辞退了。最后还是我们一条船在英金河上往来渡人载货。一九四一年，赤峰北大桥建成了，我们在英金河上驾船的历史也随之结束了。

(吴宇周 整理)